

純與俗

文學的對立與溝通

樂梅健 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純與俗：文學的對立與溝通

樂梅健著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純與俗：文學的對立與溝通 / 樂梅健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94

面：公分. --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5)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549-591-8 (平裝)

1.中國文學－歷史－現代(1900-) 2.中國文學－評論

820.908

94001594

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5

純與俗：文學的對立與溝通

著 者：樂 梅 健

出 版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 行 人：彭 正 雄

發 行 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刷 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二八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2005)二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57-549-591-8

純 與 俗

——文學的對立與溝通

目 錄

上 編

前期《小說月報》的重要主持人——惲鐵樵評傳·····	3
“禮拜六”派大本營的主要營造者——王鈍根評傳·····	12
求寫高尚情，盡卻淫啼習——吳綺緣評傳·····	22
中國近、現代掌故小說大家——許指嚴評傳·····	30
思維縝密的偵探小說家——陸澹安評傳·····	37
不應遺忘的優秀通俗長篇小說——論包天笑的 《留芳記》和《上海春秋》·····	46
通俗文學大師在臺灣——包天笑在臺北四年的文學生活·····	54
羅蘭花開憶瘦鵑——哀情小說作家周瘦鵑的一生·····	59
才子佳人夢難圓——《啼笑因緣》中的愛情處理·····	62
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之後——兼談“瓊瑤熱”形成的原因·····	65
通俗文學：中國小說之正統·····	72

中 編

安然論·····	81
李向南論·····	90
對新時期小說創作中“農民性”問題的思考·····	99
高曉聲後期創作漫評·····	109
大眾化：高曉聲的藝術旨歸·····	121
高曉聲與趙樹理的比較研究·····	131

2 純與俗：文學的對立與溝通

試論阿城的《棋王》	141
對延安文學中知識份子形象的歷史審視	146
構建詩意的心靈園林——林語堂的生活藝術觀	155

下 編

“前五四時期”的文學	169
1937-1949年文學創作概述	199
大陸新時期小說概論	229

附 錄

純與俗：文學廝殺中的對立與溝通	257
後 記	265
樂梅健主要著述目錄	268

上 編

2 純與俗：文學的對立與溝通

上 編

前期《小說月報》的重要主持人 ——惲鐵樵評傳

一

惲鐵樵（1878-1935），名樹珏，別號冷風、焦木、黃岷。江蘇省武進縣孟河鄉人，我國近、現代著名的通俗文學家和中西醫匯通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幼年時，父母相繼病故，生活艱辛。從小刻苦自勵，奮志讀書。十三歲時就讀於族人家塾，通誦儒家經典，打下了紮實的古文功底。十六歲考中秀才。二十六歲（1904年）時，考入上海南洋公學（即今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畢業後，一度曾去湖南長沙任教，不久即回上海，在浦東中學執鞭。

1911年，惲鐵樵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他仿效「林譯小說」的筆法，用文言翻譯了英國卻而司·佳維的《豆蔻葩》、《黑衣娘》、《波痕蕘因》等小說，發表於當時包天笑主辦的《小說時報》上。同時，又自作了《造象毀象》等文言小說，在當時小說界名震一時。

1921年，《小說月報》原主編王蘊章有事往南洋。應商務印書館總編張菊生之聘，惲鐵樵從三卷一期起接編《小說月報》。這個創辦於1910年7月的小說月刊，是當時商務印書館所屬的重要文學刊物。惲鐵樵接編後，革新內容，擴充版面，影響迅速擴大。從三卷七期起，《小說月報》由原來主要編發小說創作與翻譯的專門刊物，擴展到小說、傳奇、新劇、詩歌、散文皆備的大型文學刊物。並從五卷一期起，由二十五開本擴大到十六開本，每期字數由六萬增至十萬。它的影響也從

4 純與俗：文學的對立與溝通

中國擴大到南洋、新加坡一帶，銷數超出一萬份。1918 年，惲鐵樵的興趣逐漸轉向醫學。從九卷一期起，重新由王蘊章主編。而到 1921 年的第十二卷起，《小說月報》則由沈雁冰全面革新後成為新文學運動的重要陣地。

惲鐵樵編輯《小說月報》整整六個年頭，占去前期《小說月報》十一卷的一半還多。1913 年 4 月，魯迅先生的第一篇文言小說《懷舊》發表在該刊的第四卷第一期上。他在 1934 年寫給楊齋雲的信中曾經這樣提到：

現在都說我第一篇小說是《狂人日記》，其實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東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說，登在《小說林》(?)上。那時恐怕還在革命之前，題目和筆名，都忘記了，內容是講私塾裏的事情的。後有惲鐵樵的批語，還得了幾本小說，算是獎品。¹

由於時隔久遠，魯迅先生已經記不清楚發表的確切時間與刊名了。在這篇署名「周卓」的文言小說末尾，惲鐵樵加的批語是：「實處可致力，空處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誤。靈機人所固有，非難事也。曾見青年才能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鉅釘，無有是處，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²在文中，惲鐵樵還加了「轉彎處俱見筆力」，「寫得活現，真繪聲繪影」，「狀物入細」等等批語，予以讚揚。對於當時尚未發表過任何小說的魯迅先生來說，能得到當時頗有影響的雜誌主編惲鐵樵的稱許，那當是非常的激動與興奮。難怪在二十多年之後，魯迅先生儘管已經忘記了這篇小說的題目和筆名，但還仍然清楚記得「後有惲鐵樵的批語」！

當然，得到惲鐵樵獎掖的並非只有魯迅先生一人。1913 年前後，年僅十八歲的張恨水正在蘇州蒙藏墾殖學堂讀書。當時他尚未發表過任何作品。課餘，他試寫了兩篇短篇小說，一篇叫《歸新娘》，是白話的；另一篇叫《梅花劫》，是文言的。大著膽子，悄悄地寄給了《小說月報》編輯部：

……稿子寄出去了，我也只是寄出去而已，並沒有任何被選

1 《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 403 頁。

2 《小說月報》第四卷第 1 期，1913 年 4 月出版。

的幻想。可是事有出於意外，四五天後，一封來自商務印書館的信，放在我寢室的桌上。我料着是退稿，悄悄的將它拆開。奇怪，裏面沒有稿子，是編者惲鐵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說，稿子很好，意思尤可欽佩，容緩選載。我這一喜，幾乎發了狂了。我居然可以在大雜誌上寫稿，我的學問一定是很不錯的呀！我終於忍不住這陣歡喜，告訴了要好的同學，而且和惲先生通過兩封信。……後來我當了五十年的小說匠，他的這封信是對我起了作用的。³

在鄭逸梅爲近、現代通俗文學所作的「稗品」中，對惲鐵樵以「敦厚」⁴見稱。他性格質直，所交朋友，不論新舊，都以真誠相見。主編《小說月報》數年，對於投稿的後進，獎掖勸勉，不遺餘力。作爲我國新文學運動旗手的魯迅先生，和被譽爲現代通俗文學鉅子的張恨水先生，都不期而遇地得到了惲鐵樵的扶持與嘉勉，足以見出他作爲一名編輯大家的遠見卓識。

1920年，惲鐵樵正式懸牌從醫。《禮拜六》的主編王鈍根曾作「惲鐵樵良醫」的廣告，介紹了他棄文從醫的經過：

惲先生初以小說名家主任商務印書館《小說月報》有年。子女繁盛而多病，誤殺於中西名醫之手者凡七人。先生乃大憤，潛心岐黃之術，於古今醫書研覽極博，漸為戚友所知，邀往治病，輒見神效。予家次兒嘗患太陰病，吐下狂躁，勢已垂絕。先生來，投以附子乾薑四劑而愈。先生辨症明快，下藥簡當，一反時下敷衍之習。予生平所僅見真良醫也。⁵

他在診治之餘，還創辦「鐵樵中醫函授學校」，受業弟子達六百餘人。又留心西洋醫學，主張中西醫彙通，各取所長。醫學著作計二十二種，編有《藥庵醫學叢書》行世。而在文學方面，興趣漸減。所見最晚作品，爲1924年底發表於《海報》的隨感《畫舫回頭錄》。此後不再見有文學作品問世。

1935年，惲鐵樵在上海去世。終年五十七歲。

3 張恨水：《我的創作和生活》。

4 《紅雜誌》第70期，1923年12月21日出版。

5 載《禮拜六》第110期。

二

惲鐵樵主編《小說月報》的幾年，正是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之間的最黑暗時期。文學創作中充斥著言情、武俠、偵探、滑稽等類的鴛鴦蝴蝶派作家的作品。儘管後來的文學史家也都一律把他視為鴛鴦蝴蝶派作家隊伍中的一員，然而對他卻頗多溢美之詞。有些論者認為：「那時中國的小說，還在幼稚時代，居然經他的提倡，把小說的價值頓時提高了。」⁶也有人認為，他主編《小說月報》後，「編輯方針、內容都有所變革，在稿件上以『雅潔者是取』為取舍原則。」⁷「對提高小說價值，繁榮小說創作，有一定貢獻」。⁸這些，都反映了文學史家們的一種共識。

《小說月報》本是商務印書館原有《繡像小說》的繼承和發展。王蘊章在創刊第一期的《編輯大意》中認為：「本館舊有《繡像小說》之刊，嗣響遽寂，用廣前例，輯成是報。匪曰丹稗黃說，濫觴虞初，庶幾撮壤涓流，貢諸社會。」正是出於對《繡像小說》「嗣響遽寂」的初充，他敦請名人，分門提任撰述。「其體裁，則長篇、短篇、文言、白話、著作、翻譯、無美不搜；其內容，則偵探、言情、政治、歷史、科學、社會各種皆備。」而其旨則在於：「材料豐富，趣味醇濃」。在此，王蘊章對《小說月報》的要求，只是「用廣前例」，並沒有超越傳統《繡像小說》的框架。

在三卷七期的扉頁上，惲鐵樵首次發表了他接編後的「本社特別廣告」。這可以看作他對《小說月報》編輯方針和內容都加以變革的宣言：

本報自本期起，封面插圖用美人、名士、風景、古跡諸攝影，或東、西男女文豪小影。其妓女照片，雖美不錄。內容側重文學，詩古文詞，諸體咸備。長、短篇小說，及傳奇新劇諸欄，皆精心撰選，務使清新雋永，不落恒蹊。間有未安，皆從割愛。故能雅

6 嚴美孫：《惲鐵樵》，見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上卷第 551 頁。

7 徐瑞珏：《中國現代文學辭典》，第 151 頁。

8 范明禮：《小說月報》。見《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五卷，第 83 頁。

馴而不艱深，淺顯而不俚俗，可供公暇遣興之需，亦資課餘補助之用。

這裏有三點需要特別注意。第一，「其妓女照片，雖美不錄」。在民國初年，以妓女照片作為文學刊物封面和插圖成為風尚，《小說時報》、《禮拜六》等有影響的刊物皆不能免。在前二卷的《小說月報》中，也常有所謂「北京妓女謝卿卿」、「上海名妓花元春」等的照片。惲鐵樵此舉，確有一洗穢風之意。第二，「清新雋永，不落恒蹊」，「雅馴而不艱深，淺顯而不俚俗」。當時的一些無聊文人，常常硬拉扯上兩個癡男怨女，說上兩句恩愛纏綿的話，便自認為是愛情小說。或者造出些生死離別的情節，加上些哀感頑豔的詞藻，就目為哀情小說。這種陳陳相因、彼此沿襲的惡習，到頭來只能是大大妨礙了人們對小說價值的重視，影響到小說創作的聲譽。惲鐵樵對「俚俗」、「恒蹊」的反對，正是出於對當時創作風氣的反感，顯示出非同尋常的創新精神。第三，該刊「可供公暇遣興之需，亦資課餘補助之用」。這是他對《小說月報》的目的要求。如果說這一目的要求的後一部分，即「亦資課餘補助之用」，尚反映了一些要求灌輸新理、增進常識之類的進步理想，那麼，前一部分的所謂「供公暇遣興之需」，則還是一個十足的鴛鴦蝴蝶派作者的論調。而且還應該看到，惲鐵樵的這一論調貫穿了他編輯《小說月報》的始終。其後，他還多次認為：「文字處理不拘濃淡，體例不拘章回筆記或文言白話，惟以雋永漂亮為歸。」⁹任何作品都必須「情節曲折有味」，¹⁰符合「極有趣味」¹¹的原則，因此，從總的傾向上看來，他所主編的《小說月報》仍然大力提倡趣味文學，成為鴛鴦蝴蝶派的一個重要陣地。

對於言情小說的看法，一直是惲鐵樵經常談論的話題。他在「答某君書」的《本社函件最錄》中認為：「言情之作，固為社會歡迎。若觸目皆是，未免積久生厭。適乎山重水複，不得不做反面文章，以濟其窮。而其結果，乃教猿升木。且香豔文字不能索解，甚於散文。迨

9 《小說月報》八卷5期的《本社特別啓事》。

10 同9。

11 《小說月報》四卷12期的《特別廣告》。

既流於淫蕩，則父兄將誡其子弟不許翻檢。」¹²可見，他並不是一概地反對言情之作，而是對當時許多言情小說流於淫蕩的不滿。他還進一步指出了其墮落的原因：「言情小說實非現時代中國之產品，膽才華者偶作狡獪，昧者不察，拾其唾餘，遞演遞下，至於今日。此敝報愛讀者所以有言情小說淘汰淨盡之說也。」¹³在這裏，惲鐵樵把言情小說的墮落僅僅歸結於「遞演遞下」，當然只能是屬於皮相之見。這裏尚有著更為重要的社會與時代的因素。不過，他對挽救言情小說墮落的建議，倒不失為一種良策。他指出：「外國言情小說層出不窮，推原其故，則以彼邦有男女交際可言，吾國無之。彼以自由結婚辦法，我國尚在新舊嬗蛻之時。……是故歐洲言情小說，取之社會而有餘；我國言情小說，搜索枯腸而不足。」而且，外國言情小說「可以廣見聞，新耳目，無誨淫誨盜之弊」¹⁴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言情小說與外國同類作品之間的區別。因此，他覺得在當時應該多翻譯外國的言情作品，而不必在匆忙之間粗製濫造。至於在編輯《小說月報》時，「敝報中幾於摒棄不用，即是此意」¹⁵。確使《小說月報》比當時的同類刊物在格調上高出一籌。

作為接受過深厚的傳統文化薰陶的知識份子，惲鐵樵對於文學的社會功利性也一直是相當重視的。文學不僅可以有娛樂、遊戲、消遣的功能，而且還有「文以載道」之用。這是我國文學史上長期以來形成的兩個傳統。不過問題的關鍵是：何時可以強調趣味，何時又應該強調社會功利？惲鐵樵認為，當時「大局搖搖，人心不古」，¹⁶小說自然應擔負起社會使命。他指出：「《紅樓夢》寫情欲於表面，寫盛衰興亡於裏面；《儒林外史》側重社會；《水滸》痛罵政治……故曰無上品。《西廂記》僅言男女而無歸束以後之事，此可謂有賓而無主。」¹⁷在此，他把對社會的勸懲教化作用放到了文學作品的重要地位，愛情之類的

12 《小說月報》七卷2期。

13 同12。

14 《論言情小說作不如譯》，《小說月報》六卷7期。

15 《小說月報》六卷4期的《本報函件最錄》。

16 《小說月報》六卷5期的《本報函件最錄》。

17 《再答某君書》，《見小說月報》七卷3期。

男女之事只能處於從屬的位置。在當時政治黑暗、遊戲人生的觀念佔據上風的時期，惲鐵樵的這種觀點實屬難能可貴。反映在他的編輯意圖上，《小說月報》在提供人們「公暇遣興之需」的同時，也還編發了不少頗有教育意義的社會小說。

三

惲鐵樵的文學觀念與編輯思想，在他的文學創作中有著更為形象的表現。儘管從數量上講，他在《小說月報》上只發表了三十餘篇短篇小說和一些雜論，但是，由於他「對於小說寫作，態度非常嚴肅，認為下筆必須鄭重考慮，因此有人和他開玩笑：『這不是小說，簡直成為大說了。』」¹⁸所以他的作品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

惲鐵樵最著名的作品是發表於四卷七期上的《工人小史》。即使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對鴛鴦蝴蝶派作品大加討伐之時，這個短篇小說也被稱作「逆流中的現實主義」¹⁹，予以較高的評價。

《工人小史》通過船廠工人韓孽人的悲慘遭遇，反映了「五四」前夕工人階級的痛苦生活。韓孽人原本是一個書香門第的世家公子，然而，科舉制度的廢除斷絕了他讀書求仕的美夢。他只得從陝西家鄉逃出，和妻子兒女一起來上海求職謀生。在四處碰壁、投江自殺被救起後，偶爾在一位熟人的幫助下，到一家外國人辦的船廠當修理工。對於這個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工作，他兢兢業業地幹活，生怕有半點閃失。但是，在出外修船時，由於一身油垢的工作服遭到了電車售票員的侮辱。在工廠上班時，因為誤失一個輪葉而被工頭胡某毒打，竟致開除出廠。妻子不服，訴之警署，仍然一無結果。最後，韓孽人只得流落街頭賣報度日。這是一曲淒楚哀涼的悲歌。作為一個一無所有的破落子弟，他在這個大都會中沒有一點資本可言。他明知道給工頭胡某一些賄賂，就可以得到高的工錢，但是，他從書本中所接受的傳統教育與心中正義、真誠的品性，使他不願低頭彎腰。他覺得「加薪由勢力，或以運動。吾異鄉人，又憨，誰肯噓拂者？」他也知道工人階

18 鄭逸梅：《民國舊派文藝期刊叢話·小說月報》。

19 復旦大學中文系 56 級編《中國近代文學史稿》。

級的貧困地位，「既爲工人，便終身與貧困結不解緣」，甘處貧困生活。然而，不僅工頭隨意就砸掉了他的飯碗，就是他的同類，那個電車售票員也可以對他肆意欺負。他敢於大聲指責工頭：「汝亦工人，何苦借洋人勢力自殘同類！」然而，他的這一聲微弱的反抗，在工頭、洋人、警署連成一氣的黑暗時代，又怎麼能產生些微的反響呢？這是一個社會的悲劇，一個純樸、善良的靈魂不斷呻吟哭泣的歷史。

總起來看，惲鐵樵的作品大都關注社會，比較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屬於社會小說一類。《村老嫗》（三卷十期），反映的是辛亥革命以後農村中一幕幕假民主的醜聞。某村老嫗，有兒子名阿二，年二十五，儘管一向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然而辛亥革命爆發後，卻突然搖身一變，徹夜在外運動選舉，企圖撈個一官半職。老嫗則大惑不解：「今日世界已爲共和，百姓最大，官府亦仰其鼻息，譬之設肆貿易，百姓爲店東，官爲夥計……阿二何以不安心做店東，而心醉夥計？」從一個側面形象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血花一幕》（三卷四期）、《鞠有黃花》（三卷五期）諸篇，作者自稱爲「革命外史」，記載了一批土豪劣紳在辛亥革命到來之時，乘機搶班奪權、謀取財物、結黨營私的勾當。而一慣嚮往民主、支援變革的中學教員趙先生等人，則遭到打擊、排擠與欺壓。作者在《血花一幕》的「自評」中指出：「本現在之事實，留真相於將來，一孔之見，以爲無取乎憑空架虛也。」在真實地揭露社會的黑暗現實之時，尚有著相當鮮明的時代色彩。《新論字》（三卷一期）感慨舊科學教育的誤人，《七十五星》（三卷八期）在敘述朋友的交情之中，夾雜著對當時學校體質強化訓練的擔憂，也都有一定的社會教育內容。

此外，惲鐵樵還有一些作品著重抒發對人生態度的見解。《孽海暗潮》（三卷二期）中的某少婦，在丈夫外出爲官時與隔壁一男子私通，後又畏懼被夫發現，將姘夫殺死藏於甕中，自己也複投江自盡，揭示了縱欲主義對日常家庭的嚴重破壞。《憶泥雲》（三卷四期）中的潘少丞，因貪圖富貴而拋棄前妻，成爲一個人人唾罵的可卑小人。《贛榆奇案》（三卷一期），表現的則是一個以色害命、謀財殺人的複雜故事。作者認爲：「蓋天下至悲慘事釀成，無不以財色爲酵，至可歎也。」這

些作品，則可算作勸諫小說的一類。

憚鐵樵長於古文。所寫小說大都繪聲繪色、形象生動，富有藝術感染力。譬如《工人小史》的開頭一段：

晨光熹微中，汽笛聲嗚嗚。一中年婦女從黑酣深處聞之，蹶然坐起。揉搓其睡目，向黝暗之玻璃瞠目凝視。玻璃塵封蛛網，不能辨天光雲影，中一塊已破碎，代以紙，紙復舊敝。曉風拂拂穿隙入，著襟袖雲鬢間，始瞿然若蘇醒。急振衣起立，躊躇四顧。室殊逼窄，一臥榻已占面積四之三。榻間臥男子一，小兒二，鼻息軒軒眠正酣。右隅一板桌，桌間物至夥，奩具、炊具皆在焉，餘不能悉舉名。婦則趨室隅，燃火浙米治餐，已而搖榻間男子，促之使起曰：『飯已熟矣。』時天才黎明，男子披衣起，喟曰，殆已後時。遂著履下床，匆匆覓食器。嘻，是兩人者，殆猶有雞鳴戒旦之風哉。

這是工人韓孽人一家早晨的生活，以及他們貧寒的家境。作者由遠到近，由景及人，寫得錯落有致，很有層次，顯示了很強的古文表達能力。

這是一個質直、敦厚的通俗作家。他並不滿於當時卿卿我我、誨淫誨盜的流行小說，試圖以自己所掌握的刊物陣地進行某些革新。但是，他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與他自身所受的教育，使他不能真正成為新文學的作者。他仍屬於鴛鴦蝴蝶派中的一員。然而，他的努力與追求，卻也到底使他的作品較少鴛鴦習氣。而他所主編的那幾年《小說月報》，則又在鴛鴦派的刊物中贏得了較高的聲譽。

（原載《傳奇百家》1992年第1期）

「禮拜六」派大本營的主要營造者 ——王鈍根評傳

在今天一般讀者的腦海中，人們已經忘記了「王鈍根」的名字。但是，在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他所主編的《禮拜六》週刊卻吸引了當時無數的讀者，被後來文學史家共推為我國近、現代通俗文學中最有代表性的刊物。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儘管鴛鴦蝴蝶派作家在民國初年的大量湧現，以及《禮拜六》週刊的誕生，有著其特定而又廣泛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基因，然而，作為個人的努力，王鈍根無疑在促使「鴛鴦蝴蝶——禮拜六」派的形成中起到了發酵與催化的重要作用。他的文學道路、編輯方針、創作傾向，以及其中的得失因由，自然也構成了我們考察近、現代通俗文學經驗教訓的一個重要內容。

一

王鈍根（1888-1950），名晦，字耕培，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祖父王鴻鈞，為清末有名的古文家。其父王訪岩，秀才出身，也擅文章。王鈍根幼年非常聰慧，一目數行俱下，十歲時，即喜閱小說，凡舊小說，諸如《西遊記》、《七俠五義》、《紅樓夢》等等，幾無不覽。鴻鈞與訪岩父子藏書頗多，稗官家言，兼收並蓄。但認為這一類書，不宜給子弟閱看，乃貯藏於秘篋中。一日清晨，家人打掃書房，發覺書籍滿地，疑為昨宵被盜，可是鄴架依然，青氈無恙，始知鈍根私取說部，秉燭偷閱，自然是一頓毒打。不過，王鈍根的文學功底卻在其間逐漸孕育而成。

辛亥革命前夕，王鈍根在家鄉青浦創辦《自治旬報》，鼓吹民主共和的進步言論，一時名播鄉里。這時，同鄉席子佩正在上海主辦《申報》，聞其名，請他出任《申報》編輯。1911年8月24日（農曆辛亥